



文化中国行

□汤云明

地名，既是基本的社会公共信息，也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。几年前，一部叫《芳华》的电影，因票房热卖，让更多的人认识了影片拍摄地，一个叫碧色寨的火车站。碧色寨还是《无问西东》《知音》《天下一碗》《玉观音》《西南联大》等影视剧的拍摄地。随着这些影视剧的热播，名扬海内外，旅游者纷至沓来，知名度、美誉度和吸引力逐年提高。

这个深秋，我们一家人慕名前来拜访碧色寨。山坡上一片黄墙红瓦的房子很是显眼，碧色寨到了。这座百年前的老车站，仿佛还在大山里等待着那列一去不复返的火车。时间，已经凝固在站台上的“三面钟”上。来来往往的人群也不是为了等火车，那些老建筑、俱乐部、球场、仓库、宾馆，在青砖、土坯、红瓦间，显得古朴又庄重，如一个年长老人讲述着过去的事情。

碧色寨的秋天没有萧瑟的景象，山青、草绿，游客带着虔诚。村民开旅馆、小卖部、餐馆、小吃摊，生意不错。这里旺盛的人气和老旧的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只是，不经意转眼间，一些人的芳华留在了碧色寨，一些人的芳华渐行渐远，一些人却正值芳华。

碧色寨是滇越铁路河口到昆明段最大、最重要，也是保存最完好的车站，因而它可以代表滇越铁路的繁华与沧桑，也可以从碧色寨管窥出滇越铁路的全貌和历史。

同盟会河口起义、云南人民反袁护国运动、抗战初期物资补给、西南联合大学西迁并设立蒙自分校、滇军到越南接受日军投降等云南近代史上的众多重大历史事件，都与滇越铁路有着密切的联系。

如今，在碧色寨站台上左右眺望，仔细倾听，仿佛火车汽笛穿过百年的时间 and 空间，穿越千山万水、沟壑、峡谷、田野，还在为科学与民主呐喊、欢呼、奔忙着。这锈迹斑斑的铁轨，还留存着探索者的深情和初心，油黑色的枕木，仍然坚实、有力地镶嵌在大地上。

坐在铁轨上，静静地触摸和感知着这些钢铁风骨，这是滇省最早的铁路，也因为只通国外、不通国内的奇事成为云南十八怪之一。这些一米轨、两寸轨的小火车与标准铁轨牵引出的现代文明隔阂不断，却把

闭塞、偏远的滇地推向了全世界。曾经，拥有几千劳工和商人的火车站只剩下了村民和游客。

滇越铁路全长854公里，从昆明至河口为滇段，长465公里。从河口过中越大桥进入越南老街至海防为越段，长389公里。越南段1903年竣工通车，云南段1904年动工，1910年竣工通车。它也是中国第一条国际联运铁路。

唯一一次乘坐滇越铁路小火车是1993年，我们从昆明沿滇越铁路乘坐米轨小火车出发。因碍于大山、河谷的阻隔，并且弯道大，隧道、桥梁多，所以火车的运行平均时速也就二三十公里。记得那时，好在有南盘江两岸火红的攀枝花、碧绿的香蕉树能够缓解乘坐这种慢吞吞火车的疲惫和不安。

在当时，滇越铁路修建难度可以说是举世无双。昆明至河口段400多公里设有60多个车站。在崇山峻岭、悬崖绝壁上施工，环境恶劣，难度极大。海拔从河口70多米，至昆明站1900米，相对高差1800多米。并且地形直线很少，全线百分之八十在崇山峻岭中穿行，有155座隧道，跨越了金沙江、珠江、红河三大水系，共有3422座桥梁和渡槽，桥梁、渡槽和隧道占全长的三分之一还多。滇越铁路被《英国日报》称为与苏伊士运河、巴拿马运河相媲美的世界第三大工程。

滇越铁路还有一个附设的从个旧市到碧色寨，再到石屏县的个碧石铁路，可以说是永恒的爱国丰碑。这条铁路全长177公里，1915年动工，至1936年全线通车。个碧石铁路是60厘米的寸轨，主要是为了不与滇越铁路接轨，防止被法国人侵占运输和管理权。米轨与寸轨在碧色寨交汇，换装货物、换乘旅客。

1990年个碧石铁路停运，寸轨小火车退出了历史舞台。2003年后，滇越铁路中国段的客运服务停止，再后来，全线货运也基本没有了，只在部分路段还保留着一些货运业务。2014年建成通车的昆明到玉溪、河口的铁路继续承担滇越铁路滇段的主要运输任务，现在已经开通动车。

时隔多年，一想起攀枝花、南盘江、人字桥、碧色寨，就好像有一列时速二三十公里的小火车呼啸着，在我的身体里摇来晃去，并把我带入乘小火车到开远的经历。

(本文为云南省作协会员，出版诗集《岁月之上》、散文随笔集《随言散语》、长篇小说《清臣汤曜》等)

□孙葆元

《宋史·孝义传》中有个齐州人王淦为母亲养老的故事，母亲终归要与他分别，他不忍母亲离去，终日在坟上哭泣，以至惊动了州郡，官员带着粟帛上门慰问，并在坊巷予以旌表。王淦一介草民能入传，其背后依靠的是北宋时期的社会理念及施政措施。

北宋社会自开国就有一整套养老制度，到了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(1101)，制度更加完善。那一年是宋徽宗继位的第一个年头，他下诏在京设置安济坊“养民之贫病者”，并且诏令“诸郡并置”(《宋史》徽宗本纪)。安济坊可不是小规模的老院，坊是一个区域，划定一个区域作为奉养老人的场所，它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庞大的机构。在宋徽宗诏令下，“以处鳏寡孤独，仍以户绝财产给养。”这就是说，凡是无子女的绝户老人、生活无着的老人，都由安济坊收留奉养。汴京繁华，除了灯红酒绿的市井，还有这处安济坊。两个月之后，“河北安济坊设立”，之后全国性的养老机构纷纷出现。

当时北宋朝廷边塞吃紧，与西夏、契丹、女真都有边境摩擦，宋朝把大量军队部署在边境地区。安济坊需要耗费巨额资金，养老金挤占了军费开支。宋徽宗不为所动，仍然坚定地推行这项硬件建设。

人的道德观参差不齐，如果有子女不给父母养老怎么办？按宋律，凡是有儿女的老人进不了安济坊，因此朝廷就出台了另一个政策：惩罚。宋太祖乾德四年(966)，川陕西路有父母患病而子女“多不省视医疗”者，宋太祖闻听大怒，那年五月下诏：“敢有不省父母疾者，罪

拘你妻子了，你跑回来了，还有点孝悌观念吗？不孝者，罪！最终还是将他“就市斩之”(吴居厚《青箱杂记》)。

宋代社会普遍尊敬老人，对老翁称老丈、太公，对女性老人称婆婆。老龄化在宋代是有具体标准的，宋人平均年寿不长，宋神宗元丰年间将人群老龄标准定为六十岁，到了宋徽宗时期将老龄标准降低到五十岁。这个标准一直延续到南宋。

南宋的养老机构不叫安济坊，改叫居养院。《嘉泰会稽志》记录了南宋绍兴一带的社会人文、历史风貌。此志由会稽人施宿主编，陆游父子都参与了编撰，而且陆游为之作序。该志记载，会稽养老的“居养院最侈，至有为屋三十间者，初，遇寒只给纸衣及薪，久之，冬为火室，给炭；夏为凉棚，什器饰以金漆，茵被悉用毡帛”，足见设施之完备。官府必须首先满足居养院的物质需要，“兵食顾在后”。这里有一个名词叫“纸衣”，纸衣不是纸糊的衣物。所谓“纸”是楮树的树皮，树皮是造纸的原料，故曰“纸”。宋时棉花尚没有普遍栽培与应用，人们就用楮树皮做御寒衣物、被褥的充填物，起到絮棉的作用，十分暖和，司马光、苏轼、陆游都穿过这样的衣服。

除了会稽，临安府的居养院更多，据绍兴二十六年统计，临安府用于此项的支出，钱、米均达十余万之多。江西吉水为“庐陵八邑”，八邑中有七邑设居养院，独吉水没有，后来当地知县在城南择官屋十楹，建起一座安乐院，每年拨米五十斛。

安济坊以外，汴京还在东城和西城分别设立了两处福田院。到了宋英宗时期，福田院不够用，于是在南城和北城又添置两处，这样仅京师就有了四座福田院。据《宋史·食货志》载，“凡鳏、寡、孤、独、癯老、疾废、贫乏不能自存应居养者，以户绝居之。无，则居官屋，以户绝财产充其费。”宋政府把这一部分人和物统一管起来，用“户绝”的房屋和财产充当他们的生存费用，如果户绝者的房屋不够用，就用政府的“官屋”。

任何制度确立都源于它的文化理念，安济坊、居养院制度都是宋文化在社会实践中的产物。宋朝是儒家治国的时代，赵普告诉宋太祖，“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”，一切社会操行以儒家道德为标准。养老制度的文化本源在一个“孝”字，有孝才有善行，没有孝罪恶昭彰，所以儒家说“百善孝为先”。什么是孝？孔子说，“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尊之以礼，祭之以礼”便为孝。安济坊、居养院给无助的老人以生活的尊严，就是这个理念的体现。孟子说得更直观，他说，“孝子之至，莫大于尊亲；尊亲之至，莫大于天下养”。孝是儒家仁、义、礼、信的基础，没有孝，仁义礼信就没法立身。当然“孝”文化也有一些反科学的糟粕，是愚孝。今天我们用养老的理念关照老年人，更是对老年人尊严的关爱与敬重。

(本文为山东省作协会员)

【短史记】

两宋时期的养老方式



之！”这是对不养老行为的法律追究。一个法律措施，一个安置措施，完善了宋朝社会的养老保障制度。

制度需要从正面予以阐释，也有利用这个制度设置诱使罪犯上钩的。宋太宗时，成都知府张咏为了迫使一位在逃犯人自首，“拘其母十日”，那个罪犯没有回来。张咏加大力度，又“拘其妻一宿”，那个罪犯闻讯回来了。从今天的法学观点看，张咏有点执法过度。而当时的张咏认为，拘你母亲你不回来，

